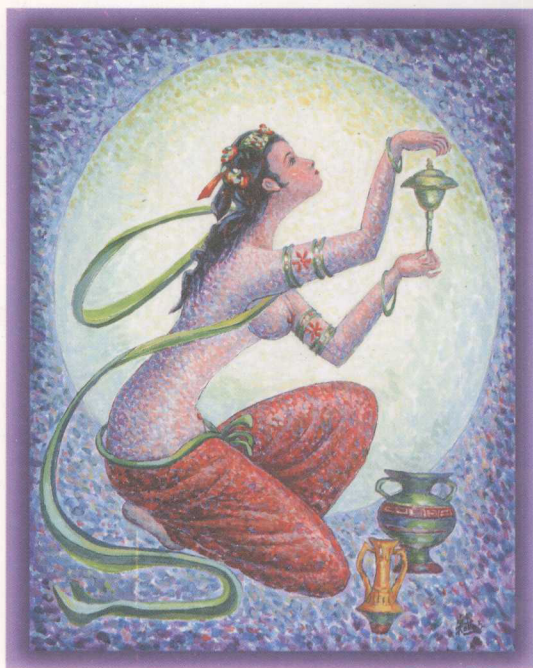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男人的眼里，姬月是个谜。

芑翎
著

姬月



当年那种**网小无猜、闲云野鹤**的关系不见了，他们之中，有的**翩跹起舞**只敢在远处含情脉脉地望他；有的**雷厉风行**地像古代骑士般殷勤；有的则故意在她面前展示男子汉的雄风，豪放地**挥金如土**。他们都是善良的、善意的，都愿意同她接近，都在做着朦胧的**美梦**。她绝对不**胜伤**他们其中的一个，只好采取**回避**的态度。

姮月

芑翎 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姬月/芑翎著.—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0.12
ISBN 978-7-80680-921-1

I. ①姬… II. ①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5483号

姬 月

作 者	芑 翎
责任编辑	姚鸿文
封面设计	陈双军
内文设计	晓 媛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E-mail: tbyx802@163.com tbwyzbb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 × 1092毫米 1/32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5.75
版 次	201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680-921-1
定 价	2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邮政编码 710077



1

在男人们的眼里，姬月是个谜。有时，她打扮入时，花枝招展，扭动腰肢出入大庭广众之中，旁若无人。有时，她素面朝天，不事修饰，穿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衣，自由自在，也是旁若无人。平日少言寡语，温文尔雅，但在歌舞厅里却高歌狂舞，如痴如醉。一双水样清澈的大眼睛散漫无神，带着几分高傲，几分忧郁。人们都说她的心中一定深藏着谁也琢磨不透的秘密。

1

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，姬月独自来到郊外，沿着公路向前走、向前走，去寻访那个地方。那里有她的初恋，她的初夜，那里也是改变她一生命运的地方。32年了，她始终想来又不敢来，只因这里是她的痛处。往昔古朴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，农舍小院不见了，青砖灰瓦的矮房不见了，沿途都是水泥抹墙的二层小楼。门楣装饰非洋非土，现代化的防盗门上贴着雕版印刷的门神，茶色玻璃窗的木框都漆成红色。当年的石子小路已变成平展的柏油马路，豪华的公交车与土气的载客小三轮川流不息地并驰在大道上。姬月唯恐自己再犹豫彷徨，便跳上一辆小三轮，对车主说“去省艺院！”

这是她的母校。大门已面目全非，她甚至怀疑车主是否送错了地方。走进院内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座西洋式的办公楼。不错，是它，当年是何等帅气！如今却羞怯地藏在一栋高耸的现代化建筑后面，如不是故人，谁也注意不到它，惨啊！

她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院内剩余的符号。右边的几排平房已找不到了，那里已开辟成花园，她只能在幻想中恢复它们原来的模样。这是女生宿舍，是男生们的禁区，在那些毛头小伙眼中，又神秘，又美好。其实，他们哪知她们的苦处。床上铺的褥子受了潮就发霉长毛，白天只要有些许阳光，你就得赶快把它搭到屋外绳子上晾起来。冬天，屋内外一样寒冷，女孩子们睡前不敢喝水，生怕起夜。买不起热水袋，姬月的医生妈妈从医院里拣些生理盐水瓶，同屋女生一人一个，睡前灌上开水塞

进被窝，用来取暖。最可怕的是老鼠，半夜里在棚上吱吱乱叫，蹦来蹦去，真是恐怖！同屋四个女孩相依为命，不然长夜难度。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，一不小心就被老鼠偷去，聪明的女孩子们就将食品吊在床架中间……即使是如此落后的条件，姬月此时还是感到心酸、舍不得，毕竟在此住了三年，青春期的三年！往事不堪回首，姬月一阵心酸，眼泪模糊了眼睛。她的破屋，她的女友，她的妙龄岁月！

穿过新楼，环行道上的树木苍劲挺拔，古典、小巧、优雅的办公楼裹在树林中，这是学校的一个标志。环行道是她们当年晨练的地方。记得一次周末她回城来晚了，正遇上全班在此跑步，被班长揪到一边责备至哭才了事。左边的基础课教室还是老样子，右边的礼堂楼也没有变样，只是多了几分沧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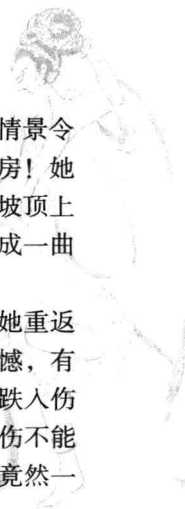
十几棵古树还屹然挺立着，高耸的枝干、巨大的树冠，似乎伸长了在向她问好。她脱下手套温柔地抚摸它们。老人，女儿回来了！

母校坐落在杜陵原下，校内一条通天大道直上山顶。姬月拾级而上，她感到了当年的那种吸引力和压力，今天仍让她揪心。脚步越来越轻快，变成小跑，就像当年一样。当年？当年就是这样轻快地跑，跑去找他。

塬顶的蓝天、树木在亲切地招手。她的思绪又回到当年，好像有人在领着她携着她，跑，跑，一口气跑上了山顶。这时，斜阳从薄云中走出，射下万道金光。姬月为这般美景陶醉了！大树在暖冬的阳光下傲然挺立，枝杈伸向天空，造型随着光影变化，阳光从枝间穿过在向她眨眼，为树枝镶上了金边，好像逆光摄影的高光。蓝色的天空，衬托出黄土坡的古朴。摄影？一想到摄影，她的心便揪到一起了。这次来，就是为了寻访那洗相的地方，那提前结束她的处女时代的地方，来同她逝去的摄影师对话！姬月边上台阶边昂头欣赏这一切，心情非常激动。

半坡上那排红瓦房还在吗？她脚步沉重地向坡上走，去找那排红瓦房，找到那间红瓦房，即使进不去，哪怕在门口站一会儿，在屋前屋后看看，默默地回忆往事，悼念过去，悼念他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那红瓦房里有太多的故事，有过幸福愉快和笑语声，有过她青春绽放的时光。她半生的痛苦，半生的漂泊不安，找不到归宿之地，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像举行庄严仪式一样，她一步一步，小心翼翼地朝红瓦房走去。她



看见了那古朴的砖砌钟楼，红瓦房就在它的右侧。可是，眼前的情景令她心灰意冷：红瓦房全然不见踪影，代替它们的是一排排二层楼房！她顿时感到希望破灭，两腿发软，蹲在地上失声痛哭，热泪如注。坡顶上还在盖新楼，工地上的机械声伴着姬月的哭声，错杂交迭，交响成一曲悲歌！

红房子的主人逝世了，红房子也逝去了。他去世前曾多次邀她重返母校，看看他们的红房子，叙叙旧，想说很多没说出的话，有遗憾，有后悔……可是，她太现实，太固执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总是害怕跌入伤感。他去世后，她感到负疚，也曾多次想到此地悼念，但她怕悲伤不能自制，一天天拖下去，三年后，当她下决心前来寻旧时，想不到竟然一切都消失了。

悠悠往事，悲与乐，苦与甜，浑然涌上心头。哭声让上下坡的路人感到诧异，不时回头看看这个穿着入时的女人。姬月沉浸在悲伤中，并不在意他人的眼光。哭累了，夕阳也在西下了。她默默地对他说：

“三十二年前，我们是缘分还是作孽，你能回答我吗？如今你完成了自己的心愿，你有你妻子的照顾陪伴，度完了人生，而我却一个人在风雨中漂泊。你答应过为我创作的作品，也没有来得及给我。真后悔没陪你来此地叙旧，如今你撒手人寰，落得我一个人在这儿伤心。你在地下能安心吗？我死后化为孤魂，再去找你！”

太阳快要落山，黄昏就要到来，残阳透过树枝在天空留下一幅美丽的图画，而姬月此时心如刀绞。她泪眼模糊地朝坡下走去，没有回头。她把以前的姬月永远留在这里。发誓再也不来此！

2

姬月是个好孩子，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当班长，年年五好学生，红彤彤的奖状贴满了奶奶家的墙壁。她同奶奶一起生活，是奶奶的掌上明珠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国家在红海洋中呻吟，但姬月在奶奶的关爱下却无忧无虑，像街道上的树木一样，悄悄地发育成长。奶奶宠她，老师宠她，大自然也宠她，十四五岁就出落成美女坯子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城里的孩子中学一毕业就得把户口迁到乡下，去插队“接受贫下中

农再教育”。姬月快要毕业了，奶奶央求父亲设法把她留在身边，奶奶离不开自小跟着她的这个乖孙女。

女人是感情的动物，音乐是情感的艺术。姬月灵魂里有音乐，近来简直入了迷。邻居女孩拥有一把小提琴，一到周末姬月就去找那个小妹练琴。父亲宠她，在她15岁生日时，咬咬牙给她买了一把小提琴。生日那天，父亲对她说：“你孝顺奶奶，奖给你一件生日礼物。”姬月问是什么，父亲诡秘地指指里屋。姬月掀开门一看，床上放着一把崭新的小提琴。她回首看看父亲，他慈祥地笑着，眼角爬满皱纹。她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。

一天，父亲的同事刘姨来家做客，姬月礼貌地给刘姨端上茶就进里间抚弄自己的小提琴去了。

在外间，父亲似乎在同刘姨商量什么大事，姬月听见他们提到自己的名字，就扎起耳朵听。

“这孩子喜欢音乐。”父亲的声音。

“音乐学院今年不招生。”刘姨的声音。“听我们老腾说明年省艺院招生，就让孩子去考艺院吧。如考上，在校学生可以不下乡插队。”老腾是刘姨的丈夫，听说是个画家。

“她一点绘画基础都没有，恐怕考不上。”

“那好办，从明天起就让老腾教她画画，这年月谁家孩子有多少绘画基础？”

“那就太感谢你们了！”

听到此，姬月就再也听不下去了。她爬到床上蒙着被子喔喔痛哭。她最讨厌的就是画画，一上美术课就头疼。宁可插队，也不学画！明天告诉奶奶去。

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，只有这一次奶奶站在了父母的一边。在那个时代，还谈什么志愿，什么前途，要的就是“听话”，听党的话，听大人的话。

从此，姬月走上了绘画的道路。正是这一天，命运女神播下了她半生的不幸。

每周三个下午，姬月骑车子跨过半个城区到腾老师的美工室学画。刘姨挺和善的，她爱人腾老师却令人生畏。他很英俊，画师工作服一披，一派艺术家风度，初见时姬月挺喜欢他的。没想到他如此不近人

情，总是沉着脸，不苟言笑，严格要求，讽刺挖苦，近于苛刻。姬月总是挨训，挨批，他全然不把她这个一班之长、优秀学生、漂亮女生放在眼里。她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。

这天，姬月骑车去西郊腾老师的画室学画，一路上心情抑郁，本来就不爱学画，现在又怕受批评。这天，姬月交上自己的作业，请腾老师指点。

“你这也叫画儿？是手画的还是脚丫子画的？”

“你把西瓜画成钢盔喽！小姐，我们是在学画，不是在学军。”

“你先对着镜子画张自画像吧。”

姬月拿着笔手发抖，因她从没写生过，一小时后，腾老师上前一看，严厉地说：

“你这是素描吗，我看是荤描，昏昏然然而后描。还是从削铅笔开始吧！”

姬月拿起小刀，委屈得边流泪边削铅笔，就这样开始了她的绘画历程。

过了几周，姬月再次去腾老师那里，请他指点作业。

“这画还凑合，是你画的还是别人画的？”

“线条缺乏力度，回去给你妈说，叫她给你吃饱了再画。”

也许应了那句“严师出高徒”的古训，她进步得很快，腾老师的气也越来越温和，直到有一天他把她叫到工作室：

“可以了，往后不要再来了。”腾老师亲切地拍拍她的肩膀。

“您不教我了？”

“我保你定能考上艺院。你会成为艺术家的。”

“谢谢您！腾老师。”

“忘了我的严厉，我本不是那样的，牛棚把我关成了那样。”

星期天，父亲买了水晶饼、蓼花糖，让姬月提上去刘姨家登门谢师。在刘姨家，腾老师完全变了样子，慈眉善目，谈笑风生，风度翩翩，给她又是倒水又是剥糖，姬月十分感动，真情地说：“我爸说您是我的启蒙老师！”

“你是我的入门弟子，得意门生。”腾老师也动了感情。

姬月发现腾老师说话时，刘姨总是飞起眉毛、抿着嘴唇流露出欣赏的表情。姬月暗想：大概这就是恩爱夫妻，幸福生活，甜蜜爱情。将来

自己成家，也找个同行，也像他们这样。想到此，感到脸上发热，赶忙低下头来。

告别的时候，刘姨高声地说：“老腾，你去送送孩子，把蓼花糖带上给她吃。”

姬月与腾老师走出门外，又听刘姨在里面喊：“等一等！穿上外衣，老腾。”她拎了外衣追出来，腾老师站在那里，伸起胳膊让刘姨给他穿好衣服，系上扣子，那听话的样子，像个大孩子。姬月想笑，又不敢。

腾老师把姬月送到公交车站。路上，他教她如何应考，并说他有个同班同学在艺院任教，她考上了会有人关照她。

考试前夜，姬月精神紧张，痛经至半夜。早上，母亲让她吃了两片止痛片，打发她骑上自行车去艺院考点参加考试。这是不祥之兆，意味着痛苦将伴随着她的人生选择。

母亲天天盼着录取通知书，姬月倒不着急，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，每天同她的小提琴做伴，拉拜尔《练习曲》，拉《小夜曲》，拉《芭蕾舞白毛女舞曲》，像个快乐小姐。

一天，副班长小杜风风火火地送来了录取通知书。母亲高兴极了，拉着小伙子的手连声道谢，像是遇到了亲人。以往，凡是男同学来找姬月，母亲总是把人家挡在门外不客气地质问：“你找她干什么？回去做功课去！”

连着几天可把母亲忙坏了，又是打点行李，又是指派姬月到亲朋好友家报喜，指派父亲到几位帮过忙的老师家道谢，又是唠唠叨叨地交代个没完。姬月却脸上带着苦笑，被动地跟母亲去老师家道谢。为了不带小提琴问题，母女俩差一点翻了脸。还是父亲开明：“带上，带上，艺术之间是相通的。”



第一学期，姬月是在焦急和孤独中度过的。在中学时她是何等风光，团委书记，班长，优秀生，小美女，奖状，奖杯，献花，报幕，领唱，指挥，女主角，领队……她已经习惯了群星捧月的生活。来到这里，由于专业底子差，学习总是上不去，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，她是个差生。她的作品屡次被打下来重做，每次的优秀习作展都没有她的份儿。

长这么大她都没有离开过家，没有离开过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妹妹们，如今来到这儿，穷乡僻壤，举目无亲，就好像在森林中迷了路，形单影只，孤苦伶仃。想家，尤其想奶奶，想她自己的闺房小天地，盼望星期天，盼望节假日，甚至希望自己生病，好请假回家。

在这里，唯一的伙伴是她的小提琴。晚饭后，她快步走完通天大道，登上有名的“好望角”的最高处，面对一望无际的沃野田畴拉她的小提琴，陶醉在《梁祝》的优美而凄楚的旋律中，以此来疏散她的心理压力，宣泄她心中的郁闷。

学期真是漫长啊，姬月好不容易熬到放寒假，像鸟儿般飞出了苦海。春节中她去刘姨家拜年，腾老师询问她在校学习的情况。

“画画感到吃力。”姬月低着头说。

“水江枫给你们上课了吗？”

“谁？”姬月没有听懂这个名字。

“我的同窗好友，艺院的教师。他怎么没有去找你？我写信托他关照你的。”

刘姨在厨房喊：“这个书呆子，看我写信骂他！”

“过两天我去找他，春节他会在家。”腾老师说。

刘姨从厨房探出头来：“他哪有家庭观念？肯定又跑到外地采风照相去了。”

夫妻俩坐在姬月两边，又是安慰又是鼓励，并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水老师身上。

寒假过得真快，姬月抱着一线希望回到学校。

课表贴出来了，色彩课的任课老师是水江枫，姬月心中高兴极了。然而，开学六周了也没有见到水老师的面，课程由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助教代理，土里土气，满口地方话，一紧张就前言不搭后语，姬月失望极了。

第七周，大地回春，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从冬天的牢笼中回来了，色彩课就在外县农村进行，半天劳动，半天上课。

农村土炕上的跳蚤真多，姬月夜夜都被咬得睡不好觉，身上到处都是红点点。她从小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痒，人说怕痒的人皮肤敏感，情感丰富，她认为自己太多小资情调，缺乏锻炼。夜间虽说睡不好，但是生产队的钟声一响她便赶忙起床，第一个跑到田野里去看日出。日出前后的色彩瞬息万变，美丽壮观，看多了就会记住。姬月自幼喜欢色彩，辨色能力很强，色彩记忆力也好，应该说是天生搞艺术的材料。

一天清晨，她一个人站在机井井台上看日出，东方天空还是鱼肚色，她在等待旭日爬出地面时放出的第一轮光芒，突然传来照相机咔嚓的声响。她向声音望去，看见远处麦田里一个人正在拍照。他身着灰色风衣，风衣在晨风中抖动，墨绿的麦田和碧玉般的天空衬作背景，好一幅天然水彩画！

旭阳的第一轮光芒射出地面，扇子般展开指向长空，接着，又大又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。大自然是最伟大的画师，我们人类只好甘拜下风。姬月陶醉了，当她走出陶醉之后，那风衣人早就无影无踪。今晨她似乎身处童话世界里。

上午全班参加劳动，男生往地里运送土肥，女生在麦田拔草。女生收工早，午饭还未派下，大家在地头休息。姬月爱干净，回到住处洗了手换了衣服又转回来。一群女生簇拥着一个人，那人手持画板在讲解着什么，姬月也悄悄地坐在旁边。女孩子爱美，爱从审美角度度人。那讲话人眉清目秀，精干洒脱，长得像电影明星，画板上那张画，画的竟是姬月今晨看到的日出景致。

“你们上午劳动，我趁空画了这张《喷薄日出》，给你们作为范画。”那人讲话的口气好像是一位新来的老师。

看来，这画已经在同学们的手中传看过一遍，女孩子们叽叽喳喳议论着，无不啧啧称道，她们的目光中都流露出敬佩的表情。

“谁的名字叫姬月？”新老师突然发问道。大家的目光都指向了姬月。

姬月非常紧张，胆怯地说：“我！”

“咱们见过面。”

“不可能吧。”

他拾起身边的照相机，诡秘地说：“今天早晨，你钻进了我照相机的镜头。”说罢，微微一笑。姬月一下子明白了：是那个穿风衣的人，在观日出时偷拍了她。

新老师敏捷地站起来，走到姬月身边，披着灰色风衣，显得很帅气，很有风度。

“姬月，我就是水老师，中饭我们一块吃。走，先到你住的老家去。”

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给盼到了！姬月当时高兴得心怦怦乱跳，就好像遇难的灰姑娘得到了前来相救的王子。

老乡的土炕上摆着一张小饭桌，水老师盘腿坐在炕桌一边，姬月不习惯盘腿，侧坐在另一边，腿垂在炕沿下。老乡端来一个红漆木盘搁在炕桌上，盘中是一碟油泼辣子，一碟菜，十牙儿锅盔馍。老乡说：“先吃馍，臊子面一会儿就好。”

水老师毫不客气，拿起一牙儿锅盔，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了。姬月这边一牙儿还没有吃完，盘子那边三大块锅盔便不见了。姬月很惊奇，他个子不高，竟然这么能吃，男人真厉害！

“昨天来迟了，没赶上吃晚饭，今天又起得早，饿死了！”水老师似乎觉察到姬月的眼神，赶忙解释。吃饭的速度慢下来，他们边吃边谈。

“接到腾老师的信我便去找你，记错了你的名字，班主任说班里没有这个同学。”

“开学六周了，也不见水老师来给我们上色彩课。”

“老家出了事，我请了一个半月的假。”

“我从小不学画画，专业底子差，请老师以后多多指教。”

“好友之托，我岂敢怠慢！”水老师笑着说。姬月忙将最近写生的

画给水老师看，他每张都耐心地看，精心指导，姬月感到受益匪浅，心里很高兴。然后，水老师又关心地问起姬月来农村生活习惯不习惯，姬月告诉他，就是受不了跳蚤咬人。水老师说：“这个好办，今天晚饭后你在住处等我。”

晚饭后，水老师从老乡那要来一瓶来苏儿，又从提包里取出一小盒红色的清凉油。他用姬月的脸盆将来苏儿稀释后，在炕上炕下喷洒了一遍，说：“今晚保你没事！如果有情况，就用清凉油涂抹患处，保证不发痒，我从家带来的。”临走，又叮咛姬月：“进屋之前在门外先抖裤腿，不要把跳蚤带进来。”

果然，这一夜跳蚤没再骚扰，姬月睡了个安稳觉，水老师真好，真棒，她心中暖洋洋的。

4

农家小院里的杏花开了，桃花开了，田地头的梨花开了，尤其是生产队那20亩油菜地里，黄灿灿一片真叫人心花怒放。姬月从小喜欢鲜花。早上，生产队的钟声还未敲响，她就起了床跑到地里去看花。地里还不见有人上工，晨风吹过，返青的麦苗微微漾起波浪。“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！”姬月高声吟咏起南宋词人姜夔的名句，反正没人听见。

“是谁在喊叫什么？”雷吼般的男人声音从姬月身后传来。

姬月吓了一跳，差一点惊叫出声来。

那男人不是别人，原来是生产队长黑娃，只见他推着一辆沉重的独轮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行了过来。

“你这个女学生娃，一个人一大早跑出来干啥？要提高革命警惕！”队长吼道。

“我在练嗓子，黑队长。”

“我怎么成了黑队长？我姓洪。”

“啊，洪队长，对不起！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好，练吧，练吧。”队长没有停下来，推着车子过去了。

姬月看着他虎背熊腰的后影，心里想：真是关中大汉，陕西冷娃！

突然，那冷娃回过头来吼道：“告诉你们的学生娃，今天的派活儿是运土肥，男女学生一起上！”

村头积肥堆前是一片火热的劳动气氛，女同学装肥，男同学运肥，挑的挑，推的推，一个个汗流浹背。

黑娃队长推着空车返回来，把推车往肥堆前一放，吼道：“装！往满里装！”然后从耳朵上取下半只羊群烟，点着潇洒地抽起来。抽了几口，又吼起来：“学生娃你们别逞能，都给我少装点，你们身子骨软，缺乏劳动锻炼。女娃子们，不敢给他们装太满！”

姬月说：“队长，你也不要装太满。”

黑娃瞪了姬月一眼，说：“我一顿吃五个杠子馍，三大老碗捞面，顶住你们三个棒小伙，我怕个啥。装，往满里装！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水老师急匆匆地赶过来，将挎包和照相机往地上一撂，架起黑娃的车子就要推。黑娃伸出一只大手，把提起的车子压下去：“这车你推不动！”

“我是一类干部，吃得少，干得多，不信咱俩比赛比赛。”水老师调侃地说。显然，他同这位队长已经混熟了。

“好吧，就让你试活试活，你就推这辆，我再换个大点的车子。”说罢，黑娃就向村里走。

水老师把姬月叫到身边，悄声说：“有绳子吗？我推惯了带祥子的车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去给我拿三条毛巾。”

“我只有两条。打背包的军用带子行不行？”

“太好了，快去拿来！”

姬月是跑着回村的，跑着返回时黑娃队长还没见回来。水老师接过草绿色的带子，等了等尺寸，将它系在车把上，挺起腰来试一试长短，喊声“走！”车子便推出了几米远。从他的架势上看，显然很吃力，但却扮作潇洒的样子。姬月担心他推不到地头。

水江枫并不是爱出风头的人，而是个意志坚强的人。他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弗里契的《牛虻》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大学时代又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？》以及杰克·伦敦和海明威的硬汉小说，年轻时就崇拜意志坚强的人。他在农村长大，吃过苦，

受过累，生存环境造就了他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性格。为了锻炼体力和意志，他习惯于挑战极限，有几次甚至晕了过去。

水江枫艰难地推着足足有300斤重的车子，才走了一半路程就听到后面赶来的黑娃的吼声：“水老师，推不动歇一会儿！”

水江枫早已力不能支了，300斤重的车子超出了他体力的极限，如果不是黑娃赶到，他真的就要歇下来了。听到黑娃的喊声，也不知是从哪儿升腾起一股力量，使他挺起腰杆，伸直胳膊，加快了脚步。路不宽，黑娃无法超车，就紧跟在后面推。他个子大脚步大，赶得水江枫不得不一路小跑。300米，200米，100米，50米，20米，终于到了地头。水江枫坚忍着有意慢慢地放下车子，尽量用长呼吸压住短促的喘气，对着黑娃笑了笑，似乎在说：小菜一碟！

黑娃很感动，伸出大拇指说：“好样的！我们贫下中农就喜欢你这样的知识分子。”

卸了车，两人返回时边走边聊，显然很亲近。刚到村口，下工的钟声便敲响了，黑娃说：“晌午饭就在我家吃。”

水江枫解下车上的带子还给姬月，姬月见他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，嘴角上还带着血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水老师你吐血了？”

“没有。牙关咬得太紧，伤了腮帮。”

姬月心里发酸，暗暗地崇拜他。

下午的色彩课在生产队的队部进行，水老师讲授色彩的心理属性。

“古人说：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画中怎么会有诗？诗是什么？”

《毛诗序》上说：‘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’志就是思想感情。写诗不是无病呻吟，而是有感而发。诗中要是没有诗人的思想感情，就不过是苍白的文字堆积。画也一样，画中如果不融进思想感情，就不能说是好画，绘画如何表达思想感情？方法是多样的。”

这时，一位男同学举手打断了讲授：“老师，讲慢点，我跟不上记笔记。”

“好吧，我再重复一遍。不过，你也得写快点，中午饭吃饱了吧？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



“运用色彩来表达思想情绪是非常有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色彩有着明显的心理属性。不同的色彩与人的不同的心理情绪有着对应关系。红色与橙色可使人兴奋，引起热烈的情绪；黑色与蓝色使人压抑，可引起低沉的情绪；绿色居于中间，可与平静的心理相对应。拉斐尔的圣母画得像健壮红润的农妇，透露出内在的生命力，同时又给她披上一袭绿袍，又显得文静恬淡。”

姬月飞快地记录着，唯恐漏掉一句。她感到幸运，能遇到这样有学问、有风度又平易近人的老师。

水老师把同学们自下乡来的个人习作收上来，然后让大家分头到春天的田野里去写生。他说，春天里，天空与大地都富于变化，千姿百态，万紫千红，色彩变化丰富，请同学们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五彩缤纷的大自然。

姬月坐在地头的石礅上望着那一片油菜花出神。绿色的麦苗，黄灿灿的菜花，光洁的蜜蜂在菜花间穿梭忙碌。她好像进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

“姬月在画什么？”水老师突如其来地站在她面前。

姬月赶快站起来，恭敬地说：“老师，我还没有动笔呢。”

水老师让姬月坐下，自己也挤在她身边。他拿过她的画板，边调色边讲：“画风景，首先要考虑构图，选景，其次是色调，要区分三大面，即：天空，立面，地面。”

他把姬月交上去的习作夹在画板上说：“我很欣赏你这幅画，给它题了一个名字：《喷薄欲出》，同我那幅画的题名一样，只是把‘日出’改作‘欲出’。”

“我怎么敢同老师相比？”

“不，你这幅画画得好。你画出来‘欲出’的意境，我那个太阳已经升在天空了。你画出了你们十七八岁年轻人的心态。而且你也画出了色彩变化的层次感，尤其是地平线下的绿色，由于晨光的照射，由近至远，呈现出由翠绿到墨绿的色彩层次，说明你观察得很细致。”

“请老师多指出我的缺点。”

“地平线上的色彩似乎不大合乎原理。明度应该是越上越亮，越下越暗。”

“我只是想，越下离太阳越近。”

“你再仔细观察观察吧。”

这时，水老师从挎包里取出一沓照片，从中抽出一张，递给姬月。

“你看这是谁？”

“是我！”姬月兴奋地站起来。“太棒了，我从来没有照过这么好的照片！”

“我也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好的照片。”

“可惜是黑白的。”

“正因为是消色，才照出了晨光，照出了清风，照出了晨光中亭亭玉立的女神……女神般的青年学生。”

水老师意识到自己用词不当，姬月也不好意思起来。

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。农活多了，社员忙了，艺院的实习课程也该结束了，学校要求他们“五一”节前必须撤回去。

返校那天，一大早学校就派大卡车来接他们。一个月来，姬月她们同老乡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已建立了感情，眼看就要分开了，大家都恋恋不舍。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、大婶大娘们都拥到队部门前来送行。送鞋垫儿，送袜底儿，送锅盔馍，送熟鸡蛋，乡亲们一个劲儿往学生娃们的挎包里、口袋里、网兜里塞。女同学哭成了泪人儿，男同学同农村小伙子嘻嘻哈哈，互相交换礼物，通讯地址。姬月将那幅《喷薄欲出》的画恭恭敬敬地赠送给黑娃队长，黑娃傻咧咧地笑着说：“以后就喊我黑队长，我长得黑，没啥！”

生产大队派了锣鼓队前来送行，大队长将一面锦旗交给了带队老师水江枫。告别仪式上，大队长讲完了话，水老师致了告别词，装满大学生的卡车就缓缓启动了。锣鼓队跟在卡车后面，把锣鼓敲得震天动地。同学们在班长的指挥下，在卡车上齐声高呼：“向贫下中农学习！向贫下中农致敬！”

水老师跳上司机楼，从车窗里探出身来，向大队长招手：“再见！再见！”卡车刚刚加速，只见黑娃一个人追过来：“等一等！等一等！我送你们到县城！”

大卡车越过村庄，越过河流，向前奔驰。车上的年轻人歌声嘹亮，团旗呼啦啦迎风飘扬。

回到学校，教室——食堂——宿舍，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又开始